

一个关于被迫走上破产之路的故事……

阅读，思考，应对，才能避免“被破产”！

一个老问题的新拷问

海也 © 著



破产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一个老问题的新拷问

海也 ©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破产 / 海也著.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75-862-5

I. ①被…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8655 号

被破产
海也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姜继飞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510 千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数 1-6000 册

ISBN 978-7-80675-862-5 / F·021

定价: 4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是进,是退? 是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个问题。
创业者必读,求生存、争发展者必读。

第一章

1

田爱民在花街上徜徉。

北美的太阳又高又远,几乎溶进了不尽的蓝天;来自太平洋的暖风把天空洗得一尘不染,使它蓝得透明,毫无遮拦地让阳光均匀地洒在大地上,明媚而并不眩目。阳光下,花街静静地躺着,妩媚、端庄、鲜艳、灿烂,富于质感,富于性感,富于动感,富于美感。它躺在一面斜坡上,时而宛如一帘倾泻的瀑布,缓缓地流淌着晶莹剔透的五彩斑斓;时而宛如一位美艳的模特,松弛地仰卧在斜榻之上,展露着她那娇美的胴体,让艺术家恣意地描绘,让世人尽情地欣赏。

田爱民不是性情特别的艺术家,也不是闲情逸致的世人,他不去刻意地描画,也没有沉湎于欣赏,他在阅读,在探究。他时而远观,时而近察,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时而而在左,时而而在右,时而而在里,时而而在外,把它读了个反反复复,探了个究竟究竟。当他几经反复而退到下端横流纵泻的街心,一个奇异的镜头跳进他的眼眶,抑或直接是从他的脑海里蹦到了他的眼前:晒佛!

读大学的第一个假期,被他称为“郑叔”的父亲郑山货就对他讲:“我钻穿了十万龙山,扎遍了关山十三县,算是社会大学毕业,才学会了做人做事,拉起了建业集团的摊子,做到了三元实业的董事长和总裁,称得上是商界的一方诸侯,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山大王。你现在赶上了好时光,上的是正规名牌大学,一定要走通全中国,闯荡全世界,读懂弄通商道政道,做一个真正的现代化企业家,一个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明人伦的世界化中国商政家。”所以大学四年,硕博研四年,他利用各种假期和机会,真个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和胜景古迹,包括雪域西藏和昆仑青海,在脑海里印上了宝刹晒佛的图景。

那也是一面够宽够大够长的斜坡,也是万里无云的蓝天,也是明媚灿烂的阳光,一幅巨大的织锦绣缎般的佛画从上到下沿着斜坡展开,直到展露无遗,覆盖了整个斜坡。但上面却并没有五彩斑斓的鲜花,没有行云流水的车辆,只是一幅巨大的佛像,以及位于佛像上端的光环和分布在佛像下周的佛历,唯一有些联系的是佛像四周的纹饰,却既无花的形象,也无花的芬芳。真不知田爱民是怎样在观察在思维,居然把它与这不同国度的毫不相干的花街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在田爱民的眼中却有联系,至少是在今天。他在这条花街已经盘桓了半天,上下左右地,左右上下地,走走停停地,停停走走地,少说也是七上八下、八上七下地十几个来回了,直到从这花街下端的出口身不由己地往后退,目不转睛地盯住花街的画面往后退,退到后背撞着了什么东西,而他也正好发现了晒佛与花街的联系。

田爱民的后背撞着的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一个人,一位金发女郎。田爱民一看惊喜莫名,这位金发女郎不是别人,正是他读博时的俄裔美籍同学——毕业后被国家某部委直接录用的金什卡。

金什卡大大方方地热拥了这位还愣头愣脑的同学。

2

苗梦龙在东半球的柏林给表弟田爱民打电话。

苗梦龙到德国是为了考察生物保健市场和学习企业管理,顺便参观游览。不知为什么,在众多的景观景点之中,他却对柏林墙情有独钟,兴许是受到那段令人嗟叹的历史所吸引。

“大表弟,你收到总部的急电了吗?”苗梦龙站在曾经是柏林墙中心点的勃兰登堡门前,面对早已无踪无影的柏林墙,用手蒙着嘴,深怕别人听了去。

“我正在花街跟一个美国同学讨论自然法则,还没有回公司。”田爱民倚在咖啡店的吸烟室壁上说。

“我也在外边,刚才玉英小姨打电话说,舅舅急着召我们回去。”苗梦龙声音有些颤抖。

田爱民感觉到了表兄的紧张,忙说:“发生了什么事?”

“亚洲金融风暴!”

“不就是索罗斯兴风作浪吗?”

“香港遭空袭,大陆被震荡,三元已经遍体鳞伤!”

“危言耸听。他索罗斯不就是一条大鳄吗?再凶再猛再残暴也只是一条鳄鱼,我就不相信他撬造动十万龙山!”

苗梦龙听到啪的一声——田爱民合上了手机盖。他立即拨通了郑爱华——田爱民的亲妹子,他的大表妹。

3

郑爱华是省外经贸委的副处长,这次和委里的常务副主任吕晓伟(还上挂着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头衔)带领几个大企业的业务负责人到法国考察进出口贸易,正好与表哥苗梦龙同时。完成考察任务后,她和吕晓伟抓紧时间参观举世闻名的卢浮宫,欣赏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在古典与时尚之间畅游,正沉浸于灵魂的洗礼与精神的飞升之中,突然接到了苗梦龙的电话。

“大表妹,我觉得舅舅不是一个朝令夕改的人,不是万不得已不会这么急催我和爱民回去,你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说服爱民,让他明天就飞回去!”苗梦龙在电话里显得焦躁不安,担心田爱民故意拖延时间,或者干脆就不回去。这也许跟他与集团老总的关系有关,儿子可以同父亲闹别扭,外甥却不愿让舅父有隔一层的感觉,也不愿表妹觉得他毕竟不是一家人。

“表哥，你不要太着急，也不用给家里打电话，你就抓紧做好准备，等我的电话；我马上想办法。”郑爱华是父亲的崇拜者，她深知父亲的为人和本领，尤其是对父亲的毅力和定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她也知道哥哥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逆反心理，他对自己叫田爱民而不是叫郑爱民、叫郑山货为郑叔而不是父亲总是耿耿于怀，因此对于父亲决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心悦诚服地去接受去执行。她记起了父亲给他们兄妹姐弟仨的分工：老大田爱民经商，老二的她从政，老三郑爱国治学。这很可能对田爱民的耿耿于怀是雪上加霜，而现在又到了真正兑现的时候！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了事情的紧迫性。

这时集团办公室主任谷玉英的电话也追来了，说她的父亲就要支撑不住了，要她立即飞到旧金山，死磨硬缠也要把田爱民拽回去。郑爱华深知这位玉英小姨电话的分量，毫不犹豫地打了包票。她收起手机，拽着吕晓伟边走边说，匆匆出了卢浮宫与金字塔的魅力磁场。

吕晓伟是郑爱华的大师兄，他们几乎同时考在一个导师门下，只不过郑爱华是科班，是研究生，他是在职，是博士生。毕业时的双向分配，郑爱华能选择回天昌，能进省经贸委，进去后能大踏步前进，除郑山货的决定性因素外，也有他暗中襄助的功劳；只不过在他的坚持下，对内对外均秘而不宣，大家不甚知晓罢了。

郑爱华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吕晓伟，要求请假提前回国。吕晓伟似乎已有所闻，并不惊讶，他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干脆改道香港实地考察金融风暴对进出口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把握对外贸易。随即电话请示常务副省长尚良，得到了允许；又报告省经贸委主任，得到了支持。

当天晚上，考察团改变计划，直飞香港。

4

苗梦龙、田爱民先后到达香港国际机场，时间相差不过半小时。他们在事先约好的餐厅里见面，郑爱华已经等候在那里，一起简单地用过午餐，便直奔那家牵动全球金融神经的证券交易所。

郑爱华到达香港后，立即给田爱民发去电传，说在香港突然发病，而且就像这金融风暴一样来势凶猛，必须住院开刀，急需亲人签字，要他立即赶到香港，晚了恐生恶变云云。田爱民跟妹妹感情原本就很深厚，加之又恰恰是在香港，可以直接目睹索罗斯发起的多空大战，现场观察索罗斯同名家们狙击搏杀的手法，身临其境地感受金融风暴的凶残，锤炼商场即战场的意识和意志，机会难得，便立即购票起飞。苗梦龙就更不用说了，他本是召集者，提前半小时已飞抵香港。当然，田爱民在机场餐厅见到妹子和表兄时便一切了然，却也只是一阵哈哈大笑，在表兄的背上狠狠地拍了两下，在妹妹的额头上狠狠地吻了两下，就志同道合地跟他们达成了一致的目标——直奔证券交易所。

这里就是多空搏杀的战场，这里就是金融风暴的中心，这里就是全球注目的漩涡——正在鲸吞蚕噬地卷食着以亿为单位的人类财富的金融漩涡！然而，这里却没有令人窒息的弥漫硝烟，没有震耳欲聋的隆隆炮声，没有短兵相接的淋漓鲜血，只有熙而不攘的人来人往，井然有序的声光明灭，身心紧缩的毛骨悚然。这里在进行着理智的

角斗,财富的较量,文明的交锋。隔着似有似无的玻璃护墙,田爱民、郑爱华和苗梦龙站在了不断滚动的巨大屏幕面前,仿佛进入到各自为战的交易大厅,隐约听到了有如妙曼音乐的叮叮咚咚的报点声,似乎置身于高山流水的幽谷雅境,很难与生死搏斗的血腥厮杀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在这妙曼的音乐和幽雅的佳境中,他们看到了一次猛似一次的惊涛骇浪,看到了一座座财富大厦的土崩瓦解,看到了一个个庞然大物的垂死挣扎。突然,郑爱华一下紧紧抓住田爱民的手,她听到了妙曼叮咚之后的不祥宣告——中原华龙叫停!田爱民和苗梦龙不但听到了,而且在连忙扶持身子重重沉陷的郑爱华时,还目光紧锁在深圳深蓝的横条上,目睹了它狂泻不止的崩溃!

华龙和深蓝是三元的二元,同时也是关山建业的同盟军,山货实业的合作者,联合房产的好伙伴,它们的轰然坍塌必然影响甚至牵连三元集团。此时,别说弱不禁风的郑爱华,就是身强力壮的田爱民和苗梦龙也是战战兢兢、一身冷汗!——郑山货是他们的至亲,关山建业、山货实业和联合房产也是他们的产业,三元集团更是他们驰骋纵横的事业舞台,叱咤风云的人生期望!

他们不敢再往下看,迅速离开了交易所,拦了一辆的士,取道直奔机场。田爱民直喊:“快!快!”的士飞驰电掣般向前驶去,但不一会儿,就一路刹车,在一座摩天大楼前面停了下来——整个街道都被扎断了。

司机伸出头去一看,摇了摇头,说:“又有人跳楼了!”

田爱民摁下后窗玻璃,贴着窗框往上看,嗨,好高的大楼,像一把剑刺入天际,在太阳下发着炫目的光;顺着看下来,警察已经拉出隔离带,人们已经陆续散去,临街的人行道上趴着一个人,整个形状像一只压扁了的青蛙,手脚张开着,身子扭曲着,头向着街道,颅脑已经破碎,把鲜血和脑浆喷洒到了大街的中央;而在他的周围,钱纸似的遍地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票据——司机说那就是股票,原来是金玉缙珠、现在如破絮烂纸的股票。

“走吧,别看了。”郑爱华示意司机关上车窗,“这两天报纸上有的是。”

苗梦龙在包里取出几张报纸,递给了田爱民。田爱民打开一看:股市狂泻,破产撞车!血本无归,跳海自裁!……

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到达香港的这一天正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之后,就在这一天,亿万富翁李嘉诚在短短6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内账面损失高达60亿港元。1月5日至12日,一周之内新鸿基地产损失223亿港元,长江实业损失141亿港元,恒地损失132亿港元。其间,内地国有企业H股跌幅为75%,香港中资企业红筹股跌幅为77%。一本专著叹息道:“恒生指数7个交易日内30%的深度跌幅,令无数香港市民通过投资股票迎接九七回归,分享内地改革开放成果的美好幻想顷刻间灰飞烟灭。”

这一天深夜,田爱民和苗梦龙带着恐怖的阴霾与惶惑的压抑,飞回了关山所在的天昌省首府天盆,并星夜驱车赶往关山。郑爱华还有任务,而且父亲有她不得参与三元事务的训令,未能同机返回,只是将一颗心随了两位兄长,飞向天盆,奔向关山,围绕在父亲的身边……

第二章

1

英少阳在自己的凤巢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虽然是进口的低度酒，但几杯下肚已然是红霞上脸，身轻体热，有些把持不住。现在她又伸出杯子，喊着：“酒，酒。”贴身秘书兼侍卫鲜荔，捂着酒瓶，再也不愿倒给她。她起身一把夺过来，底朝天地就往高脚杯里倾，杯里满了，仍倾倒不止，还笑笑地看着那紫红色的汁液漫过杯沿，流到几上，淌到毛质的地毯上……

凤巢是英少阳的个人天地，除了贴身秘书兼侍卫兼伙伴的金橘和鲜荔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早先创立关山深蓝的时候，凤巢就设在办公室的旁边，后来做大了，她又在关山城郊一个山水秀丽的所在兴建了别墅院落，而这院落的主楼，便是她新辟的凤巢。成为雄霸一方的三元集团的鼎足一员和深蓝的代理人之后，每逢周末，她便邀请关山的名流和友好到此聚会，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游玩，但就是不能涉足她的凤巢，使这里充满了神秘和诱惑。久而久之，只要英少阳把自己关进了凤巢，人们找不到她的时候，便知道又有重大事件发生，或者干脆是大事不妙，甚至是大祸临头。

英少阳确实遇到了难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难题——深蓝在香港股市遭遇狙击，溃不成军，被迫叫停，总部要求英少阳不讲任何条件、不惜一切代价再抽重资救驾——这已经是半个月之内的第三次了！

半个月以前，深蓝本人从曼谷打回告急电话，说深蓝期货因泰铢贬值而严重亏损，希望英少阳感念过去，顾全大局，立即筹措五千万应急。英少阳向郑山货报告后，随即从自己掌管的业务层面调集流动资金，及时完成了任务。过了不到一周，深蓝又从香港打回特急电话，说深蓝地产被迫叫停，要求英少阳再挤压五千万。英少阳不得不再找郑山货，不得不在自己主管的项目上抽调资金，好歹凑齐了这五千万。两次紧急抽资以后，英少阳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是凭借郑山货的多方协调，才得以勉强支撑。现在深蓝又第三次告急，还加上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恳求、拼死一搏的决心和马革裹尸的激烈。无奈之下，英少阳只有蜷曲在她的凤巢，接受酒精的煎熬。

英少阳是在深蓝的一手扶持下走过来的，可以说没有深蓝就绝对没有她英少阳的成功与飞黄腾达；但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郑山货的支持，她就不可能在关山站住脚，更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毫无疑问，拒绝深蓝的要求，无异于看见自己的恩人在深渊中挣扎而见死不救；而按深蓝的要求再挖资金，除退股而外已别无他法，则无异于对父兄般的郑山货落井下石！这，无论是感情还是良心，英少阳都无法接受。她，陷入了不知所措的两难。

也许是酒精的刺激活跃了脑细胞，焕发了灵感；也许是酒精的热能激荡了血液，增

加了胆量；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英少阳干掉那杯酒以后就让鲜荔拿来那台古色古香而又小巧玲珑的座机，抓起话筒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深蓝。

“董事长！”她没有再叫他亲爱的，“你知道吗？少阳这里已经无资可调，如果非调不可，只有退出三元，彻底清算！”

“你就不能做做工作，央请郑总通融一下？就是高息拆借也行，我保证十天之内一定归还，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深蓝没有在意称谓，他明白自己现在是在求人。

“我已经试过了，行不通。”英少阳事先确实征求过郑山货的意见，并得到郑山货坚决的否定。

“为什么？难道他忘记了当年我对他的支持？信不过我了？”深蓝念念不忘的是，当年郑山货被迫离开关山城市两园，后来杀回马枪夺回开发权，确实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董事长错怪郑总了，这是因为华龙也遭到了索罗斯的狙击，杜知富也像我一样正在逼他，他确实没有同时帮助两家的力量。”如果说深蓝当年给予郑山货的是大力支持，那么，华龙给予的就是雪中送炭的关键支持和慷慨解囊的根本支持。英少阳所说，深蓝也是当事人和见证人。

“这……”同在一个股市，深蓝当然知道华龙也遭两停，他是在眼前的风暴中只顾了自己，忽略了这位手牵脚连的朋友。

“董事长，如果我们退股清算，那就不但失去了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一个良好基地，这是其一。其二，据我观察，索罗斯在香港是有备而来，他以世界性的资金空袭港市，给港市布下了无底的深渊，你越往里投也就陷得越深，却正中他下怀；上次救市的几个亿投进去不但未能拉起或稳住，反而引来更加猛烈的狂轰滥炸，使得我们的深蓝狂跌不止，就是明显的证明。所以，少阳认为我们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奉劝董事长一定要三思而行，一定要留有后路！”英少阳用了心思，动了感情。

“少阳，有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政府已有统一意见，香港股市不能崩盘，决定把握时机果断介入。”深蓝把声音压得很低，增添了事情的神秘感。

“哦！是港府，还是中央？”英少阳的语气，仿佛既在预料之中，却又难以置信。

“中央支持，港府出面，国家兜底。”深蓝的声音更低了。

“消息可靠吗？”英少阳不免有所怀疑。

“我的信息什么时候出过毛病？”深蓝的信息总是及时和准确的，这使他在同行和下属面前一直引以为自豪。

英少阳当然相信深蓝的信息，但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底线，不愿就范。她迟疑地说：“如果……政府出手太晚，或者只顾及那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家，那么……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只能作垫背的牺牲。董事长，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事先考虑透彻，否则……”

深蓝不禁想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小丫真是历练出来了！他不无忧虑地说：“少阳说得对，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决不会落空；退一万步想，我们就是不得已成为牺牲，那至低限度也能保住大盘，只要大盘不崩，也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少阳……”

“董事长，少阳听清楚了。”英少阳缓缓地应答，头脑却在快速地运转：是援救过去的母公司，还是维护现在自己身在其中的产业？是报答过去的恩人，还是顾全现在的

“父兄”？她难以抉择，但必须抉择。

深蓝似乎生有千里眼，在遥远的香港看到了英少阳在关山正受着两难的煎熬，便知冷知热地说：“少阳，我知道你现在的难处，决不为难你，我看这样，郑总那里我先去个电话，你只是去办就行了。你要相信，渡过这个难关，我一定双倍、甚至三倍四倍地回报你和郑总，回报你们的，不，我们的三元。”

话已至此，英少阳不好再坚持，她颤抖抖地嗯了一声，眼泪水一下滚落在那艳若桃花的脸庞上。

2

清晨，晨曦透过院边的几排长青树，在湿润的空气中发出灿烂的光芒。空气是那么纯净，那么宁静，那么润浸，让你感觉到它正在进入你的肌肤，进入你的血液。树枝间跳来跳去的鸟儿在婉转地吟唱，是八哥？是画眉？是不名的雏儿？那么清纯，那么清脆，那么清爽，叫人听来清心润肺，醒脑宁神。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安谧，那么恬适，远离尘世间的所有繁杂和纷扰，完全一个桃花源的境界。

这是老龙洞深处的黄桷兰居，郑山货刻意营造的都市桃园。就在这样一个境界之中，郑山货身着宽大的白绸练功服，进行着他三十年如一日的晨练；盛于蓝捧着搜集整理的资料，进行着郑山货十五年如一日的每天朝读。

郑山货至今还是一个文盲，他可以送儿女上大学读博士，但除了郑山货这三个字外，他自己就是不学习认字写字，他宁愿依靠拐杖——前十来年谷玉英，中间三四年是办公室的秘书们轮流，最近盛于蓝回来了，才又稳定下来。

盛于兰看样子不过二十来岁，淳朴天真之中带着点山林的野性，温柔羞涩之中有一股山岩的刚强，是一朵芬芳的深山幽兰，一块棱角的幽谷碧玉。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怎么到的三元，到知道的时候，她已经是集团培养的电子与文秘专业的大学生。这段时间她给郑山货读的是有关金融方面的新闻，讲的是有关期股两市的问题，研究的是有关多空搏击的局势，关注的是华龙和深蓝的行情，寻觅的是有关中央的态度和行动。今天，她已经读了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外电的捕风捉影和专家的分析预测，说中央必然支持港府，港府必然入市托盘；正在讲从《人民日报》上找到的证据——新闻报道已从客观的报道转向主观的评点，字里行间透露出指责的微词……

郑山货听清楚了。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如钟似塔地练练完了十五分钟的金刚劲，又走了一趟太极，把那无影无形的冷力脆劲使得虎虎生风。

早餐的时候，郑氏班底的主要成员差不多都到了，军师明本初、关山建业董事长牛拥军和总经理包大银坐在郑山货的左边，联合房产董事长赵宝路和总经理陶小康坐在郑山货的右边，办公室主任谷玉英和董事长兼总裁秘书盛于蓝坐在下方，正好与郑山货打对；集团总工程师苗梦龙、山货实业董事长并直接掌管罐头新厂和五会三交基地的夫人林艳秋、总经理万小川，因不在关山而未能参加。英少阳和杜知富虽然是三元的副总，但英少阳有独立的关山深蓝，杜知富则是华龙的代表，不在此列。

郑山货采取用餐相聚使核心领导层碰头，是三元首脑不成文的议事形式。同意深蓝抽走流动资金和项目资金，便是先由谷玉英轻描淡写地提出，大家在早餐桌上议论，

后经班子集体决定的。现在，谷玉英又不经意地抛出深蓝要求退股救市的紧急动议，却一下停止了大家正常的用餐，只有郑山货还自顾自地大口大口地咬着馒头，咀嚼时把面部的一侧都鼓了起来。

“常言说得好，事不过三。现在这事也做得太绝了，他们晓不晓得这是在抽底火，会整垮我们大三元的！”赵宝路把筷子往餐桌上一拍，愤愤然来了个一针见血。

“莫得那么安逸，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又不是赶自由市场逛百货公司！”包大银把塞进嘴里还没有咬的馒头一下扯了出来，说话的时候嘴皮上还带着馒头屑。

“宝路 and 老包说的也是。不过深蓝总算是帮过我们，现在大难临头各自飞，要白头到老是不行了；我看做不成夫妻就做朋友，不如顺水推舟，将来见面也好说话。”牛拥军慢条斯理地说，他认为深蓝和华龙都不是自己人。

“不行不行，这不是哪个人哥们义气的事，这是企业的生存大事。这事我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总之我陶小康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三元不能为深蓝两肋插刀！”陶小康不觉站起身来，表示他对这事的激愤。

“老弟你不要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牛拥军已经开始吃东西，他慢悠悠地说，“其实这对我们根本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们同华龙和深蓝都是传统贸易，并没有持有他们的期票和股票，香港的期股两市涨不了我们，也跌不了我们，它金融风暴再大也撼不动我十万龙山。你说是不是？”

包大银已经把那个馒头消灭了，正在喝稀饭，听得牛拥军这么说，赶紧挥手表示有话要讲，然后放下另一只手中的碗，用餐巾纸揩了一下嘴巴，才说：“有道理，有道理，我一百二十个赞成，立马清算，让他螃蟹夹豌豆——连爬带滚给我开路的有！”

牛拥军接过包大银的话把，说：“不过我们在商言商，还得按三家签订的合股协议办事，那就是谁个要半途而废单方面退股，必须偿付违约金。这一条我们应该坚持，不能感情用事。”

一直注视着大家的盛于蓝怯生生地说：“我查过三家的协议，违约金是股本金的30%，1500哩！”

“拥军老弟和各位言之有理，盛于蓝提的有章可循，照章办事，行得通。”明本初已年近古稀，在集团为第一长者，上上下下他不是直呼其名，就是加上老弟这个通称，以至于他的话难免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不过我们这样做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天大的难题，那就是：谁来填补深蓝撤出以后留下的空白？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深蓝抽走流动资金和项目资金以后，英少阳那条线就提不起来了；现在全部退出，缺口更大，如果不能及时补上，必然连带着崩山垮阙，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郑总肯定已经看到，不知有什么良方妙法没有？不然还是大家凑一凑，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嘛。哈哈……”

郑山货一直埋头用餐，洗耳恭听，现在才放碗罢箸，抬头看了看大家，说：“大家讲得有道理，本初先生想得更周全；但只是，我们不能违背了忠义诚信，抱住人家的腿脚不让走，特别不能人家一走我们就往下垮。那么退就退嘛！退了填窟窿的办法有三个：一是靠我们自己，哪个愿意顶上来都可以，几个几十个顶他一个也可以；二是靠十万龙山，我们这里基本上定下来以后，我马上进山跟各村各寨商量办法，请他们都加入进来；三是靠加强管理，无论如何要降低成本，提高产值，加快周转。还有，这次顶上去的一定要分清集体跟个人，千万不能搅二和三，免得以后不好说话。”

郑山货的话到此为止。他还看到了一个危险——华龙的连锁反应，阴在肚子里没

有说出口,他不想过早地让部下为此而提心吊胆,宁可自己独自承受。果然,深蓝平稳退出后,华龙在愈演愈烈的金融风暴打压之下苦苦撑持了三天,不得不蹈了深蓝的覆辙,快快退出三元。对这两家,郑山货感念昔日的精诚合作,只收了一纸欠条,作为违约的象征性补偿。

想不到的是,填补空白和缺口的工作正抓紧进行时,银行却突然吹哨叫停。人民银行又是打电话,又是出文件,又是行长召见,说市纪委白书记批转了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你们未经批准在全市城乡大势募股,恶意非法集资,公然对抗中央规定,蓄意顶风作案,必须从严从快依法惩处云云。郑山货低三下四诚恳检讨,主动要求罚款,决心认真整改,恳请依法完善手续。金行长说,晚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上面又是电传又是发文又是开会,老弟我还要为人民服务,无法为老兄两肋插刀了,还望多多包涵。郑山货又找书记找市长。马金凤和常福民都说,中央三令五申严肃纪律,谁也不敢闯红灯踩黄线,还是先停下来再说吧。

依法从重从快被缓冲了,华龙和深蓝留下的缺空却变成了无法愈合的伤口,在金融风暴传播的病毒中迅速感染、溃烂,成了越旋越大的黑洞。

祸不单行,雪上加霜,三元赖以生存的出口业务又被卡住了!

3

白坤以纪委书记的身份批转了那封群众来信,很快就看到三元的股份窟窿变成了资金黑洞,不免有些自鸣得意,又多少带点幸灾乐祸。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兴奋,急切要与人分享,但找来找去,只找到来了恩师老领导史必明。他让驾驶员先送去一件五粮液,然后才登门拜访。

史必明在两园开发的较量中马失前蹄,失去了代市长的职务,提前退休,赋闲在家。但他仍然盯着三元,盯着郑山货,盯着从关山走出去的龙从云和孟盛,盯着留在关山的马金凤、常福民和文正君,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用白坤送来的关山罐头龙凤套餐招待这位贤契老部下。

“好哇!你这一招可谓多重一箭双雕:既维护了中央的政令和国家的金融秩序,又遏制了三元的借机敛财和危机转嫁;既排除了群众的潜在风险,又惩罚了郑山货的现行破坏;既履行了纪委书记的神圣职责,又舒展了个人的块垒胸臆——真是大快人心,令我扬眉吐气呀!”史必明给白坤斟酒奉菜,大加赞赏。

白坤沾沾自喜,边吃边说:“我就是忘不了当年的奇耻大辱,一心要为老领导出口恶气。”

史必明说:“呃,耻辱不是我们个人的,出气也不是最终目的,关键是坚持人生的信仰,主持社会的公道。”

白坤肃然起立,举杯作誓,说:“请老领导放心,白坤一定不负厚望。”

史必明说:“三元现在陷入了经济危机,但危机并不是崩溃,更不是破产——灭亡。而且郑山货这个人具有起死回生的韧劲与能耐,他不但上面有坚强的靠山,下面还有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可忘记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再重蹈霸王的覆辙,给他留下卷土重来的机会。”

白坤说：“请老领导指示！”

史必明说：“切断他的生命线！”

白坤说：“……出口？”

史必明又斟酒奉菜，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听说吕晓伟还挂着省政府副秘书长？我看这是个特例，也是个信号，他还要升。”

白坤说：“他是沾了普书记的光。”

史必明说：“你也可以沾他的光嘛。”

白坤说：“只怕是高攀不上了。”

史必明说：“我看不见得，线还在往上蹿，人还在往上走，不信你慢慢看。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还是先找肖挺吧。”

肖挺是史必明原来的秘书，史必明被迫退休时经吕晓伟牵线搭桥进了省委机关，前不久到了省委常委办公室，现在是专门联系几个书记的一秘。白坤回到办公室，就跟肖挺通了电话，详细“汇报”了三元的情况。在肖挺那里，白坤的希望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完善。

没过一两天，郑山货吃惊地发现，三元的出口业务突然被卡住了，大量的珍奇产品不是堆积在口岸码头，就是积压在成品仓库，有如急性发作的肠梗阻，紊乱了正常的新陈代谢，三元很快丧失了日常的运转能力。此时郑爱华正在国外考察，郑山货的层层汇报加多方疏通，都被抛进了金融危机的大盘，遭金融风暴刮得无踪无影了。

偏偏这时候老军师明本初积劳成疾，身染沉疴，住进了医院。郑山货一下乱了分寸，失去了素有的沉稳，平生第一次顶撞了夫人林艳秋，责备了知己谷玉英，训斥了一直跟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铁兄弟赵宝路、牛拥军、陶小康、包大银，更不用说盛于蓝等等的了。三元，出现了大厦坍塌前的震荡。

一个骇人听闻的谣言开始在社会上流传：郑山货要垮了，大三元要垮了！

4

郑山货中断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晨练和朝读。

这天天刚亮，林艳秋就炒好了干胡豆，谷玉英就送来了小酙酒，盛于蓝就擦净了神雕手石鲁班传下的石匠篾篓，一起放在郑山货面前，眼巴巴地望着他，转动着的泪花花只差没有倾泻而下了。郑山货咬了咬牙帮子，揣上干胡豆，挎上篾篓子，拎上小酙酒，一个人走出黄楠兰居，径直进了太极园，嘭的关上了大门。

老龙洞不是洞，太极园倒是园。起先，郑山货对老龙洞这块风水宝地进行总体规划时，为了把办公区与生活区尽量隔得开一些，留下了这中间部分的偌大地盘。在办公区和生活区的建设过程中，他在这里用钟乳石和钢筋水泥拉出了一个偌大的圆，站在这个圆的轨迹上的是他闯过来的一道道关隘的逼真造型，实景实景，应有尽有。接着又用花岗石雕塑郑氏家族和团队的人物群像，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了一个类S状。此后即顺着这个走向，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实地造型为外圆、以人物雕塑为内径的奇特的太极图。是为太极园。在这个过程中，郑山货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遇现实的触机便入园斧凿，从中获得灵感，吸取力量，往往化险为夷，拓开一片新的天地。

郑山货揣着干胡豆、提着小酡酒、挎着石匠篓，沿着外圆和内径走了一遍，在郑氏的三代先人的雕像前停住了脚步。他慢条斯理地放下手里和肩上的东西，面对塑像盘着双腿席地而坐，缓缓地合上了双眼，那形态，那神情，就像得道的高僧潜心坐禅，又像掌门的大师闭关修炼。但不过一袋烟的工夫，他便从这种超凡出世的状态中返回尘寰，放浪形骸，整个一大字地把身体摊在了草地上，两只眼睛瞪得大大地仰望着深不可测、高不可攀而又荡然无物的天空。又过了差不多一袋烟的功夫，他收起身子，盘一只脚跷一只脚地坐着，从衣兜里摸出一颗干胡豆，丢进嘴里，咯嘣咯嘣地嚼了起来，嚼得细了，就着酒壶嘴灌上一口，咕咚一声吞下去，又摸出一颗干胡豆，开始新一轮咀嚼，灌酒，吞咽，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我们不好臆测他在盘脚打坐时悟到了什么，在仰望天空时看到了什么，在胡豆下酒时想到了什么，我们只是亲眼得见、亲耳有闻，他三颗胡豆三口酒下肚便站起身来，从石老经传给他的那个圆筒形的篾篓子里取出锤钹扁凿来，大步流星地走到一墩比他稍微高一点儿的花岗石跟前，举锤着钹敲打起来，发出了叮叮当当而铿锵有力的金石之声。这声音既单调，又激昂，响彻沉寂的太极园，一直到西山燃尽火红的晚霞。

我们看清楚了，那墩长方体形的花岗石上部，已经崭露出人头的模样，那轮廓与他自己的头颅相差无几，只是粗糙了一些。看来，他这是在雕刻他自己，他要把自己摆进郑氏家族的群像之中，去陪伴寂寞远行的先人……

5

郑山货打着摆手去看望老军师明本初，进了病房就反锁了房门，这才从衣兜里取出精包细裹的汴豆腐干，从怀里摸出一个精致的扁平的小酒壶，拉过椅子坐在床头边。

“易龙寨的，昨天下午些才赶到。”郑山货笑嘻嘻地把汴豆腐干递到明本初的手上，扶着让他坐靠在床当头。

龙山豆腐干是三元的大宗产品，又以大龙山的三十六大寨为好，而易龙寨为最。明本初好这一口，但平素间也只是弄点大路货，就是三十六大寨的也不多见，更难得碰到易龙寨的。今天郑山货特意搞来，专门送来，可见他对自己的了解，对自己的敬重，不禁感从中来，湿润了眼眶。

郑山货又漾漾扁酒瓶，仍然笑嘻嘻地说：“龙涎液，昨天下午些一起送来的。”

易龙寨的龙涎液历史悠久，号称长生不老神仙汤，开发龙山又经过科学鉴定，含有三十六种氨基酸、七十二种抗衰老元素，再经现代技术提纯去杂，行销海外，走俏中华。明本初知道，这虽然是三元的一大龙头产品，但郑山货也只有在待客的时候才拿出来品尝，现在却从厂里直接提出，亲自送来，这是何等的情分，何等的心地！明本初禁不住老泪盈眶，泪蒙蒙地望着身边这个比自己小了二十来岁的主帅。

1982年严打，郑山货打抱不平替人顶指标，在充当监所的仓库里等待甄别，结识了明本初。从此，郑山货有了自己的军师，明本初也有了自己的主帅。十几年来，他们情同父子，义同师生，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共同开创了郑氏山货的新天地。可以说，关山建业和联合房产是他们情义的见证，山货实业是他们智慧的成果，集大成的三元集团是他们心血的结晶。现在，三元面临崩溃的边缘，建业、房产和实业受到牵连和威胁，

危急时刻，他们将如何面对？

二人没再说话，明本初咬着可口的汴豆腐干，郑山货嚼着喷香的干胡豆，一个一下地交替着抿那扁瓶里的龙涎液，好像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墙上的时钟在音乐声中敲了三下，打破了沉默：医生要查房了。

“想好了？”

“想好了。”

“真要走马换将？”

“他们一定比我强。”

“你那么肯定？”

“至少，那些股票期票的，多头空头的，那些配额指标的、出口退税的，他们比我弄得清楚。”

“那倒是。不过请个经济学教授来讲也行。”

“先生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老章法特别有些跟不上趟了。”

“哈哈……是得与时俱进。”

“我也累了。”

“嘿嘿，你想改朝换代！”

“不，我还要给他们扶镫牵马，送他们走上郑氏山货的正道，到那时，我的石像也雕好了。”

“对，他们才是郑氏山货的希望，是该上路了。”

“先生还要特别跟我一起帮他们一程。”

“好，到时我们一起进太极园。”

“那我就发通知了？”

“发，越快越好，只是要保密，以免横生枝节。”

“先生考虑得周全。”

这时，大洋彼岸，田爱民正在花街徜徉；而同一大陆的西北边——郑爱华正在卢浮宫与金字塔之间流连，东面——苗梦龙正在柏林墙遗址上沉思……

第三章

1

老龙洞灯火通明,取名为大食堂的大餐厅张灯结彩,欢迎田爱民、苗梦龙海外归来的盛大宴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大厅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似乎要一举宣泄几个月来被金融风暴打压的淤积,横扫几个月来遭世态炎凉笼罩的阴霾,大家彼此高声爽气地寒暄着,喜笑颜开地议论着。在人们心目中,即将在这里举行的不是田爱民和苗梦龙海归的欢迎宴会,而是三元集团的新生庆典。

在谷玉英和英少阳的陪同下,田爱民和苗梦龙并排着走了进来。

田爱民今天意气风发,他西装革履,发型时尚,显现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而眉宇飞扬之际却隐隐透露出那种横扫千军的煞气,举手投足之间展露出势不可当的霸气,言语谈吐之中(特别那嘴唇一收一撇之时)流露出一不屑于世的傲气。了解郑山货又看着田爱民长大的明本初说,他少了郑山货的深厚沉稳与瞻前顾后,多了一些锋芒毕露与勇往直前;熟悉郑山货和田爱民的英少阳说,这两父子互为表里,父亲是儿子的内涵,儿子是父亲的外延。他们都说,骨子里——他们有的是自信、坚毅、果敢、杀伐。

今晚,田爱民是中心,他在总是自惭形秽的邈邈秀才苗梦龙的帮衬下,在雍容华贵的英少阳和阳光灿烂的谷玉英的陪衬下,有如璀璨的星辰,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不知是哪些人,七嘴八舌地嚷着要田爱民讲一讲亚洲金融风暴,讲一讲香港金融危机,拉开了宴庆的序幕。

田爱民看了看两位女伴和表兄,当仁不让地向前跨上大厅前方的小平台,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他从索罗斯其人讲起,一直讲到香港的现状,把国际金融资本的豪强霸道和无情残忍的一面抖落得淋漓尽致,把金融大战中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壮血淋淋地呈现在三元人面前,直说得一个个哑舌瞠目,呼声四起。正要迫近关山说到三元时,一阵热烈的掌声结束了他的口若悬河——市领导们已经大驾光临,前往迎接的郑山货引领他们步入大厅。

光临今晚欢迎宴会的市领导有: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常福民、市人大主任陈新、市政协主席甫生、常务副市长文正君、纪委书记白坤,市委书记马金凤因参加省上重要会议未能出席。沿袭的行政主管部门市民政局的局长何必、传统的行业主管部门市建委的史志芳副主任、三元的开户行——市工行的行长洪思恩,以及计委、经贸委、财政、税务、工商、农、林、水、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应邀出席。

宾主坐定,菜肴上桌,酒杯斟满,郑山货起身离座,走上小平台,放开他的粗喉糙嗓,发表他的祝酒辞。“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他说,并微微弯腰,颌首致